

黄金明◎著

与父亲的战争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黄金明◎著

与父亲的战争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父亲的战争 / 黄金明著. — 广州 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-7-5491-0937-1

I. ①与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1965 号

YU FUQIN DE ZHANZHENG

与父亲的战争

黄金明 著

出版发行：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：(020) 83000502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州汉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mm×1092 mm 1/32

印 张：7.25

字 数：180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8.00 元

投稿热线：(020) 83000503 读者热线：(020) 83000502

网址：<http://www.nfdailypress.com/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凤凰村往事 / 001

祖父与祖母 / 013

父亲的日常生活 / 025

父亲的天真与伤感 / 057

父亲的荣与辱 / 077

父爱如山 / 115

父亲的禁忌 / 143

反抗者 / 163

爱的秘密 / 201

后记 / 217

凤凰村往事

人无法说清楚他的来路。这本来不复杂，但时间一长，就变得无法辨认了，像无人涉足的小径，迅即被荒草掩盖及尘土湮没。关于历史，我们能记得多少，又有多少靠得住呢。回溯乃至猜测自己的来路，却成了我无法拒绝的诱惑。以前，我没动过写村庄的念头。我迫不及待要写的是梦境出现的奇异之地、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有一堆华而不实的词汇在等着描绘它们。

我发现自己对凤凰树一无所知。凤凰村（又名凤凰垌，垌，即田垌，田地，多用于地名，典型的粤方言）这三个字，是我最早学会的几个词汇之一。母亲津津乐道的是，我仅两岁时，就在舅公的考问下，完整地说出了包括县镇在内的复杂住址，从而赢得舅公手上的一个

大苹果。但我对凤凰树说不出什么来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，我打电话问父亲。父亲说：“那是一种树木，可以长到二三十米，树皮粗糙，灰褐色，树形为广阔伞形，分杈多而舒展。在夏日开出密密匝匝的花朵，灿若红霞，在秋天结出镰刀状的荚果，在冬天叶落如雪。你小时候还能零星见到细小的凤凰树呀。”我全忘了。我在百度搜了一下，父亲说得虽粗略，大体特征还是说到了。

凤凰村开村逾三百年，全是黄姓人。一世祖从黄塘村搬来，由一人繁衍至两三千人。关于一世祖的事迹，我问过村中老人及翻阅族谱，多语焉不详。一世祖迁居此地时，漫山遍野皆是高大凤凰树，花香浓郁，鸟雀和鸣，五六座山丘首尾相接，呈螃蟹伏地之状，有蟹地（螃蟹善于繁殖，寓子孙繁多，故蟹地在风水上乃吉地）之称。

山边一条小河清澈见底，游鱼、彩石历历可见，宛若桃源。因凤凰树繁茂，又得蟹地繁衍，寓意大吉，村人遂定居此地，繁衍至今。解放前已逾千人，乃石湾水一带有数的几个大村落之一。能说清楚的祖先，就是三世祖应龙公了。应龙公育二子，一定周，一定邦。定邦公生子正瑞公，却又从母村搬出，从蟹地之顶搬到蛇地之坡，新开一小村，是为“子村”。所谓蛇地，乃指一山由北向南如蛇蜿蜒而来，那坡地恰如蛇舌掠出。

凤凰村全貌如蟹，子村地又恰似蟹钳。蟹钳乃蟹身上最有力之部位，故子村近百年间，人丁兴旺，出了不少人才。定邦公之子正瑞公从“蟹身”搬到“蟹钳”栖息，遂有子村子嗣绵延至今。他发迹的经过颇具传奇性，据说年轻时穷困艰辛，但为人仗义。某日他到石湾墟赶集，见算命先生李瞎子摊档倾覆于地，人趴在地上，口鼻流血，奄奄一息。竟是遭到街上流氓殴打勒索，瞎子拒不屈服。正瑞公心生恻隐，遂将瞎子背去问医，瞎子终究伤重不治。瞎子临终前跟正瑞公说，我是孤家寡人，跟你相识也是缘分一场。你至石湾河石拱桥下游三里处，有一棵大波萝蜜树，树心中空。你趁夜深时挖掘，休教人知晓，自有道理。正瑞公找到该处，发现藏了满满一包白银，怕有三二百两之多。

从此正瑞公售田娶妻，风生水起，膝下数子，子又生子，枝繁叶茂，又历“天”“如”“忠”“声”“大”五辈一百多年，传到我父大海，我是“振”字辈，也曾起个带“振”之名。下一辈是“文”字辈，往后又传有两至三代。目前搬离村庄的人十有八九，对辈分也不太讲究了。子村的小祠堂乃正瑞公时建筑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修，供正瑞公子孙祭祀先人，历年香火不断。

有喜欢谈论风水的好事者对凤凰村的地理津津乐道。除了名声在外的蟹地，该村东有一山门星岭如青

龙，西有一山园山如白虎，白虎伤人，本非好事，却偏有一河相隔，就不同凡响了。这条小河从母村（算是村头）流到子村（村尾），共九曲十八弯，其著名者有长滩、荷包袋、米缸窝等，皆寓意吉祥，确实也带给村民诸多福祉。河中鱼虾蟹贝，异常丰茂。河湾芦苇遍生，两岸长满了高大盘曲的水蓊树，每到春季，满树繁花，香气缭绕，数里可闻。待秋日来临，树上水蓊果挂满枝头，清甜多汁，口感极好。水蓊树高大者二三人亦合抱不过，我父亲年轻时仍无人损坏，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殆尽。当时被砍伐的村中巨木老树无数，计有樟树、白玉香、荔枝树、橄榄树等，不乏古树名木。余生也晚，与村中的水蓊树及凤凰树是无缘相识了。

这条小河没有名字，在地图上也不会标示。这是一切小河的命运。它太细小了，没资格被地理学家命名，而最终被另一条河流吞掉。它蜿蜒往东流下，在石湾汇入石湾河，再注入罗江。罗江是化州有数的大河之一，罗江在化州城区跟粤西境内最大的河流鉴江交汇并流入南海。

小河呈环状环抱着子村流过。子村坐落在一块长条状的斜坡上，屋舍错落有致，一条村巷由北向南，贯穿而过，直到江边。尽管子村有蛇地及蟹地或龟地之说，若航拍的话，我想更像一尾鲤鱼，层叠细密的灰瓦像鱼身的鳞片。鱼尾在长滩岸上摆动，鱼头伸至下游的荷包

袋，正好对着鬼落山。我们家就在鱼头的部位上，子村当时唯一的甜井恰巧居于鱼眼的位置。不管地形像什么，当年正瑞公迁出母村而看中此地，肯定是因为河流。河流像一条透明而闪亮的玉带，从“鱼尾”贴着“鱼腹”流过，再从“鱼嘴”处流向下游的米缸窝，直往下游的石头垌及马园山流去，此地乃奇人黄应国所建的水碓遗址。

子村对岸一山有两翼，如鹰隼展翅，山名“鬼落”。子村有如长蛇吐舌咬鹰之势，鹰则伸翅扑翼。按风水师的说法，有蛇有鹰，方为好地。蛇无鹰不发威。所谓蛇地又有龟地之说。在白虎山作势欲奔之侧，旁边的鬼落山又往东北向探出一截来，状如毛笔，故又合“白虎叼笔”之说，寓书香缭绕，主出读书人。村人出过秀才。我高祖如拭公就中得廪生，做过化州的催粮官，负责粮食的催收与贮藏，曾置下不少物业，乃村中大户，所建的上下两进九间大宅仍惠及我祖父。我曾祖父是个私塾先生，粗通文墨。我二伯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上省城的大学，曾轰动石湾水一带，现在北京工作，任某部师级军官，可能是村里官阶最高之人。二伯父儿子也是村中出生的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后移居加拿大。我兄妹五人，有四人大学毕业。我当年考上大学，也被人称之为家有书种，即指二伯父考上大学之事。我以写作为

生，还有不少人拿此景说事。近三十年来，村中还出过一些乡镇干部、中小学教师和包工头，据说亦有数人在县市机关任低级职务。

江水向东流，往下数百米，就相继是荷包袋及米缸窝了。江水再往下流去，西岸有一山名曰“马园”。马园山跟门星岭及蛇龙山相连接，堪称本村名山。山较高，站在山顶，极目远眺，可望至近十里开外，胸中开阔，神清气爽，一无障碍，略具王者气。其山势如骏马，山嘴如马低头饮水，有不少古人传说及遗迹。东岸有一山朝向村口，状如屏风，又如案台，主大吉。最奇妙的是，该山跟猪娘山一起，跟马园山相连接，而江水从中穿越流过，此为“神山交牙”。有的风水师夸张地说，这就有几分洞天福地的意思了。凤凰村人天性善良，世代安分，战乱时无人为匪或投军，甘于务农，后来出了个敢于作反的奇人黄应国，据说就是所谓的地灵人杰。这些都是关于凤凰村主要是子村的传闻，我不谙风水，不知其中究竟。

据闻这黄应国乃明末时人。其人身高体长，豹头环眼，声若洪钟，日吃斗米，膂力无穷，他又爱舞枪弄棍，在村人的讲述中，乃是张飞、鲁达一类的猛将。据说，他所用的锄头，重数十斤，开荒时一锄下去，山崩地裂，若掘进田里，锄头柄竖在那里，常人无法摇撼。他平时所用的棍棒亦如巨椽，有人将其弃置的旧棍棒劈

开，可以制造寻常棍棒十二根。

明朝末年，民不聊生，官逼民反，南北义军蜂起。黄应国素怀大志，岂甘作池中物？他暗中招兵买马，冶炼兵器，只待时机成熟则举义旗。当时也有一两百人，啸聚于马园山密林深处，养马，练兵，并私铸铜钱。有个风水先生见马园地有王者气，慕名来投奔，愿为应国军师，共图大业。惜乎当时应国外出，先生受应国副手冷遇，竟怀恨在心，故意说：“此马园山有王者气象，能出天子，可惜就差了那么一点。”副手忙问：“却又差了啥？”先生答曰：“此马园山风水奇佳，形如骏马，远望作势欲奔，近观作昂头嘶鸣状，气势非凡。只是可惜江流纤弱，应筑一土坝，将江水蓄积成库，此乃‘蓄池养龙’之法，他日大事可成。龙腾飞上天之时，就是应国黄袍加身之日。”风水先生走后，副手以风水师计献应国。应国大喜，遂于马园山前筑土为坝，宽可走马，长逾数里，壮观异常，长滩至马园江段，宛若平湖，水面浩渺，果有汪洋之感。时至今日，仍留有土坝遗址，算是本村最雄伟的工程了。

谁知，这就种下了祸根。不久黄应国事败，部属被击溃，他在猪娘山旁侧的竹箕山挖了个地洞隐身。官兵无从侦察，却得邻村一老姬告发，官兵用长矛一路捅捅过来，直至见血方才罢手。黄应国竟被乱矛插死在地洞中，石头田旁边的山岭仍有黄应国的白坟。后来风水师

都爱说，马园山乃骏马腾飞之地，现在建了一条大坝，正如给马装上笼头和辔绳，马就被制服了，哪还能逐鹿中原？有人又说风水师实乃官府密探，故设此毒计。此事世代口耳相传，虽有遗迹可寻，但无半句文字为凭，顶多算是野史。有多少民间轰轰烈烈的豪杰壮举，就此于黄土中湮灭？

村庄多为丘陵，有三十多座大小山岭，无甚名山，但草木繁茂，鸟兽甚多，野果丰盛，为村民提供了不少柴火、木材、野物及果子，倒也亲切。山中又是墓地的候选之所，几乎每座山岭都有坟地。山脚每有坡地，栽种薯类、豆类及黄麻、甘蔗诸作物。两山之间的田垌，多是肥沃良田，水源充足，是种植水稻的最佳处。

村庄东南向，有一高山巍然耸起，山势起伏，数峰并峙，远眺之，该山呈青黛色，除了林木外，颇多花岗岩，此乃化邑名山中火嶂（嶂，在粤语中乃大山之意），连绵五六平方公里，主峰海拔近三百五十米。登山远望，东面大河如带，南面水天相接，西面烟波万顷，北面群山起伏。高山脚下分布着数十条村庄。中火嶂虽不属凤凰村，但村庄有各山环绕，一律向其俯首称臣，俨然是中火嶂余脉，诸方面对村庄影响甚巨。除了马园山等地，子村的重要山岭还有马自山，该山呈圆柱状耸起，雄伟如城堡，登高望远，神清气爽，松树、桉树密

布，是为林业山。

村边的小河，有数条重要溪流陆续注入。在上游有一溪绕过土地庙，注入长滩。在村庄旁侧河段有三处溪流，一条经江竹垌流出，贴着鬼落山，注入过江埠下面的河湾（碑头）。子村北面村口处有一“裂坑”（粤语小溪流之意），从母村沿着门口垌流出，经荷包袋流入小河。在下游石头垌处，米缸窝下游两百米，一溪贴着猪娘山旁侧轰然流下，溪水汹涌。诸溪平时清澈平静，有鱼虾，每逢山洪骤发，罗江上的大鱼必经石湾河上溯产卵，鱼群密集。春水上涨之时，正乃捕鱼之良机。

子村重要的田垌有十余处，均为稻米丰产田，如牛洼、石头垌、紫薇坡、门口垌、石头田诸处。村中一老妪尝言，她刚嫁入凤凰村时，还能见到紫薇坡上有断垣残壁，原来是一个古村遗址，如今均为坡地覆盖，种以花生、大豆及蔬果诸物，往日村落情景，踪迹全无。我幼时见人在花生地挖出多个坛坛罐罐，据说是挖银来着，也不知挖到了没有，倒是糟蹋了一大片花生苗。牛洼及石头垌据说也曾有村子，百年前已湮灭无踪。村庄民居主要是泥砖屋，墙脚有几层火砖，就算不错了。屋顶盖以灰瓦或红瓦，装有几面明瓦以采光，门口两扇厚木门，墙上有木格子窗，台风袭时门窗易关闭。

重要的建筑物有大祠堂，在大跃进时代曾改为食堂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除了一半，用砖石在长滩岸上

建水轮机房，在水上筑一坝，蓄水碾米。在八十年代又改为乡村小学，我在此读了四年小学。后来坍塌又集资重建，至今仍在使⽤。土地庙在水轮机房对⾯。庙旁古木参天，也只有土地庙仍存几株巨木了。庙后曾有一处繁茂桑林。后来村民在祠堂旁侧建一文武庙，供奉诸神。水轮机房将河流拦腰砍断，淤泥堆积，乃破坏生态之罪魁祸首，投入使用不过数年，机器损坏，不堪再用。待八十年代初村庄通电后，改用电动磨具。如今机房夷为平地，生满杂草乱树，跟旁边的坡禾林连接在一起。黄庐山在河边，乃蟹地之一侧，坡上曾有泥房数间，供村集体做蚕桑屋搞副业之用，如今亦无踪影。在鬼落山跟猪娘山交界处，有一座先师庙。

子村在生产队时期，还建了若干座三级粪池，每座分为三级，首截以供拉撒，中部用来发酵粪肥，末端蓄积粪水，供浇淋庄稼。村子在长滩、过江埠及经鬼落山河床上，各有一座水泥桥梁，亦为村庄重要建筑。母村有数处碉楼，上设枪眼，供防盗防匪之用，已脱离子村范围，不去说它。戏台是重要舞台，逢年过节，上演木偶戏，偶尔亦演大戏（即粤剧）给神灵观赏，人神共乐。山上建有若干砖窑及石灰窑，乃村民烧制红砖及石灰之用，一律以木柴焚烧。

乡村的作物，主要是水稻、豆类、薯类及各式瓜果，偶尔也种植黄麻、甘蔗之类兼营经济。四季有社，

做社时分猪肉，清明前后祭祖扫墓，一年有若干社日及节日。年例为最重大节庆，比除夕、春节及元宵还重要，届时家家户户大摆筵席，款待各路来宾。并有摆醮、游神等活动，后来亦添加演戏、舞狮及放电影等娱乐节目，乃粤西部分地区所独有。

祖父与祖母

听父亲讲述祖父与祖母，仿佛不是真实人物，而像是故事里的主角。一是年代久远，影像模糊，我素无记忆；二是离奇曲折，超越常态，让人叹息。祖父于一九四八年因饥饿辞世时，父亲才六岁。他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。祖母以一人之力，将一窝幼儿拉扯成人，在艰难时世及弱肉强食的村庄，犹如羊入狼群，拼死捍卫着不多的田产及最低的尊严，其中屈辱及惊险之事甚多。父亲对此守口如瓶，说起祖母总是语带敬爱，眼眶潮湿，说祖母如何能干俭朴，持家有道，堪称伟大。幸好大伯父精明能干，十几岁已能干活挣钱，辅助祖母持家兴业。待二伯父考上大学，一家人扬眉吐气。